

1555 年洛迦诺难民与丝绸业的诞生——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555 年 3 月 3 日，一队男女老少离开了马焦雷湖北端的小集镇洛迦诺，抛下了房屋、葡萄园、家族墓地，以及他们的祖先曾参与治理了三个世纪的一方领地。他们是该镇改革宗会众的成员，在他们的宗主——瑞士联邦各州——让他们在弃信与流亡之间作出选择之后，他们拒绝回归天主教信仰。两个多月后，第一批人抵达苏黎世。这群人中有 Muralto、Orelli、Duno、Zanino 和 Appiani 等姓氏，这些姓氏以德语化的形式 Muralt 和 Orelli，至今仍出现在苏黎世各基金会的理事会中、行会的成员名册上，以及该市金融机构的合伙人和董事之列。¹

这一事件在苏黎世的自我认知中占有特殊地位。苏黎世将其讲述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规模不大、由行会治理、外表朴素的改革宗共和国，通过一次信仰上的团结之举，获得了一批商人家族，他们为它打开了通往意大利的市场，并教会了它如何组织纺织生产。这些家族为丝绸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三百年后，丝绸业使苏黎世成为欧洲两大丝绸中心之一。这一叙事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它将慈运理和布林格的宗教改革（见第 B.I 至 B.III 章）与城市的商业崛起联系起来，似乎表明对受迫害的外来者的开放以繁荣作为回报。历史学家早已认识到，现实要复杂得多。洛迦诺人

受到了慈善的接待，也受到了猜疑；获得了庇护，却被拒绝授予公民权。他们引入了新技术，却被行会阻止加以利用。他们中最早的几位企业家有好几位最终陷入贫困，而苏黎世本地出生的商人却收获了他们播下的果实。²

对于一本关于苏黎世作为金融中心的书而言，洛迦诺难民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苏黎世大规模吸纳外国商业资本和专门知识最早的、有充分文献记载的案例。苏黎世接纳他们的条件（勉强、附带条件、经由行会过滤，但最终对坚持下来的家族颇为慷慨）确立了一种在后来几个世纪中反复出现的模式，直至现代关于接纳外国银行和专业人士的争论。第二，1555 年抵达的家族及其合作伙伴在随后两个世纪中成为商人显贵阶层的核心，他们的商号从丝绸贸易转向票据贴现和管理他人资金。从 Aloisio Orelli 于 1557 年开设的店铺，到直至 1973 年才被并购的私人银行“Orelli im Thalhof”，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第三，洛迦诺人为与日内瓦规模大得多的意大利和法国难民群体（Refuge）进行比较提供了天然的参照点，姊妹卷对后者有详细论述。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揭示两座改革宗城市不同的制度文化。³

本章按时间顺序并结合主题展开。首先叙述作为联邦共同领地的洛迦诺及其新教社群的发展与镇压（I）。随后追随流亡者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苏黎世，他们在那里于 Bernardino Ochino 的带领下组成了一个讲意大利语的教会（II）。第三节考察这些家族以及他们融入当地的法律和政治条件（III）。第四节和第五节转向经济：与意大利的贸易联系、Evangelista Zanino 和 Werdmüller 兄弟的企业丝绸包买制（Verlag）及其产品，以及塑造了通往商人银行业漫长道路的与行会的冲突（IV 和 V）。第六节将洛迦诺人与日内瓦难民群体进行比较，探讨他们揭示了难民资本的哪些特点（VI），第七节则简要展望 19 世纪的丝绸资本以及当今苏黎世的这些家族（VII）。

1 注释

1. 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 (HLS), 意大利语版, Rosanna Janke 和 Rodolfo Huber, “Locarno (comune)”,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2108/2022-12-20/>。HLS 记载, 1555 年 3 月 3 日有一百多名洛迦诺人离开该镇前往苏黎世。
2. HLS, 意大利语版, Liliane Mottu-Weber, “Seta”, 2020 年 9 月 16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3965/>。Mottu-Weber 指出, 洛迦诺丝绸工人起初受到迟疑的接待, 很快便被本地商人取代, 后者建立了 Florhof 和 Seidenhof 等大型企业。
3. Martha von Castelberg Stiftung, “Familie von Orelli”, <https://www.mvc-stiftung.ch/leben/umfeld/familie-von-orelli/>。该基金会的家族史描述了 “Pestalozzi im Thalhof” 商号从丝绸贸易向私人银行业的演变, 以及其自 1891 年起以 “Orelli im Thalhof” 之名延续, 直至 1973 年被 Bank A. Sarasin & Cie. 收购。

2 结论

1555 年改革宗信徒被逐出洛迦诺, 是旧联邦宪制结构的产物。作为由天主教占多数的十二个州共同统治的共同领地, 洛迦诺无法追随苏黎世进行宗教改革, 在 1554 年的数次联邦议会之后, 其新教少数派不得不在弃信与流亡之间作出选择。约一百至两百人选择了流亡。他们于 1555 年春翻越圣贝纳迪诺山口, 在苏黎世找到了一座城市: 它以同信者的身份接纳了他们, 给了他们一座教堂和一位著名的牧师 Bernardino Ochino, 然而在短短几年内, 又将他们限制于进口贸易, 解散了他们的会众, 并拒绝授予他们公民权。

难民的经济成就必须放在这些约束下加以衡量。Aloisio Orelli、Lorenzo Pebbia 以及 Ronco 公司的合伙人等人开辟了通往贝加莫和威尼斯的新商路, 在米兰和威尼斯的宗教禁运中保持货物流通, 并引入了苏黎世法律此前所禁止的合伙形式。Evangelista Zanino 创

建了德语瑞士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集丝绸捻丝、天鹅绒织造、染色和包买制于一体，却因资本不足、投机和当局的敌意而破产。Wermüller 兄弟与洛迦诺人 Dunus 和卢卡人 Turrettini 合伙，将他的理念转化为 Seidenhof 和一家具有欧洲影响力的绢丝企业。

难民家族本身花了一个多世纪才获得完全的公民平等。一旦获得，他们便成为统治苏黎世直至 1798 年的商人显贵阶层的一部分，其贸易商号逐步发展为私人银行。从 Aloisio Orelli 的店铺到 Thalhof 银行，从 Giovanni Muralto 的外科诊所到 Hans Conrad von Muralt 在创立 Bank in Zürich 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将宗教改革时期的城市与现代金融中心连接起来的线索之一。洛迦诺事件还展现了苏黎世对待外国资本的一些经久不衰的特点：原则上开放，实践中审慎，以证明有用为接纳条件，并愿意融合那些坚持到底的人。与日内瓦相比——其难民群体规模大出数倍，并在一代人之内改变了这座城市——苏黎世以自己的条件缓慢地吸纳难民，从长远看，将他们的技能转化为自己的产业和金融文化。

3 五句话概要

1. 1555 年，洛迦诺——由天主教占多数的十二个州共同统治的共同领地——的改革宗社群被巴登联邦议会强迫在弃信与流亡之间作出选择，其成员中有一百至两百人翻越圣贝纳迪诺山口前往苏黎世。
2. 苏黎世以同信者的身份接纳了他们，并在 1563 年以前为他们提供了一座由 Bernardino Ochino 主持的意大利语教会，但将他们限制于进口贸易，将其排除在行会之外，仅在例外情况下授予公民权：Muralt 家族于 1566 年，Zanino 家族于 1567 年，而 Orelli 家族直到 1679 年才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3. 难民开辟了通往贝加莫、威尼斯和里昂的新商路，引入了合伙形式和包买制下的生产组织，并在 Evangelista Zanino 身上造就了德语瑞士第一位大型纺织企业家。
4. 苏黎世商人，尤其是与 Dunus 和 Turrettini 合伙的 Werdmüller 兄弟，在 Seidenhof 和绢丝贸易中接手并扩展了难民的技术，为一个在 19 世纪使苏黎世跻身世界领先丝绸中心之列的产业奠定了基础。
5. 洛迦诺人的后裔与 Pestalozzi 等联姻家族一道跻身商人显贵阶层，并从丝绸业转向私人银行业、印刷业和公共财政，留下了一份从 Thalhof 银行和 Orell Füssli 延伸到 Bank in Zürich 以及今日城市公共记忆的遗产。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the-locarno-refugees-of-1555-and-the-birth-of-the-silk-industry-overview-and-sum